

# 毁于大火的巴西记忆

吴衡

2018年9月2日晚(北京时间9月3日早晨),一条突发消息迅速占据世界各媒体首页:大火吞噬巴西国家博物馆。伴随新闻出现的,是触目惊心的照片,照片上,巴西国家博物馆壮丽的宫殿式建筑淹没在熊熊的火海之中,大火从博物馆的每一个窗口窜出,屋顶早已烧破,火光冲天,烧红了里约的夜空,博物馆前的广场上,佩德罗二世的雕像无声地矗立着看着这一切。人们惊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巴西国家博物馆,一座有200年历史、2000万收藏的国家级博物馆,遭遇了毁灭式的火灾。巴西总统特梅尔说,这是巴西人民悲剧的一天,200年来的努力、研究和知识付之一炬。而就在三个月前,这个博物馆刚刚庆祝了200岁生日,虽然这个本该大庆的生日因经费缺乏过得有些寒酸。

大火从周日晚上7点半左右烧起,直至午夜才被扑灭。博物馆的2000万件藏品,包括大量珍贵的标本、文物、古籍,九成烧成了灰烬。在这些被烧毁的藏品中,就有博物馆最著名的一件文物

Luzia,这是一位12000年前年轻女子的头盖骨,是美洲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遗骸。而来自庞贝的壁画,躲过了维苏威火山的洗劫,却没躲过这场现代的大火。

对于很多中国观众来说——其实对于许多西方观众也是如此——巴西国家博物馆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存在。但实际上,它在巴西乃至拉美的重要性,相当于大英博物馆。它不仅拥有丰富的巴西本地的收藏,也有来自其他文明如古埃及、古希腊罗马的文物。一位英国记者用了一个虽不是很贴切,但比较直观比喻:这如同烧了一个大英博物馆,外加一个白金汉宫。因为巴西博物馆所在的建筑本身,也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化古迹,它曾是葡萄牙王室、巴西皇室的旧址,1822年巴西独立的宣言也在这里签订。而博物馆直至1892年才迁入该地。所以衡量这次火灾的损失,要看两方面,一是博物馆,包括博物馆的收藏和研究;二是博物馆建筑,圣克里斯托旺宫。两者虽有重合,但依然有其

各自的历史意义。而目前许多媒体报道,包括来自英语主流媒体的报道,都混淆了这两者。

巴西国家博物馆诞生于1818年,由当时逃亡至巴西的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颁布法令建立,定为皇家博物馆。建馆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教育、文化和科学的传播”。博物馆按照欧洲科学历史博物馆建制,设自然史收藏、图书馆、档案馆、实验室和展览。初期馆藏主要来自本地的一个鸟类收藏,以及来自欧洲的矿物、宝石收藏。

因是皇家博物馆,后又由巴西帝国接手,难免带有帝国式思维,表现出来就是求大、求全。所以博物馆馆藏从一开始就不限于巴西,而是放眼全球。史料记载,当时有观众参观之后抱怨,博物馆的巴西本土收藏太少。他们应是未能体会博物馆的雄心。

对于博物馆在自然史收藏上的扩大,以及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就不得不提到雷奥博蒂娜皇后。雷奥博蒂娜皇后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公主,本身就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当她于1817年从维也纳来到里约嫁给

佩德罗一世时,随她而来的还有一队奥地利一流的博物学家,他们不仅为博物馆开辟了一个植物园,也开始对巴西的自然资源进行探索、收集,极大推动了博物馆以及巴西的自然科学发展。

另一位皇后特蕾莎·克里斯蒂娜则在博物馆的古希腊罗马收藏上建功颇丰。她是两西西里王国的公主,早在意大利时就对考古有极大的兴趣,到了巴西以后更是注重收藏考古文物,并出资赞助意大利的考古研究,将出土文物运回巴西。2016年,巴西国家博物馆特别策划了一个名叫“特蕾莎·克里斯蒂娜:皇后考古学家”的展览,纪念她对博物馆以及巴西历史文化的贡献。

巴西国家博物馆引以为豪的古埃及收藏,其主要部分则来自佩德罗一世,他于1826年购买了一批来自意大利考古学家的古埃及文物并捐给了博物馆。这里还有个小故事:这批古埃及文物本来的目的地是阿根廷,但因海上封锁无法运输,佩德罗一世及时出手,成就了博物馆的古埃及收藏。

博物馆成立之初位于今里约市中心的共和国公园,1892年才搬入现址圣克里斯托旺宫。圣克里斯托旺宫最早是由商人埃利亚斯·安东尼奥·洛佩斯于1803年建造的庄园。1808年葡萄牙王室流亡到巴西时,埃利亚斯将庄园献给了若昂六世国王,由此成为皇家建筑,直至1889年巴西共和国成立。因此,严格地说,这幢建筑比博物馆还要大上15年。

这些早期的收藏历经200年的沉淀、发展、壮大,成为巴西乃至拉美最重要的自然历史收藏之一,却最终敌不过很多人认为本可以避免的一场大火。巴西民众认为,正是巴西政府对文化和历史的忽视,导致博物馆常年经费短缺,由此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惨剧。

“周日的悲剧是一种全国性自杀,是对我们过去和未来几代人的犯罪。”巴西作家伯纳德·梅洛·佛朗哥在其专栏写道。

“我们国家本就没有政府,没有合法的总统,没有希望,现在,也没有了记忆。”一位巴西民众在Twitter上写道。

## 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的“混血”后代

徐文堪

2018年8月22日,《自然》杂志在线刊载论文,题为“The genome of the offspring of a Neanderthal mother and Denisovan father”,证实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这两种相互分离达390000年以上的人类群体,在西伯利亚洞穴内曾发生“混血”。

研究人员对洞穴里发现的人体骨骼进行了基因组分析,确认这些骨骼属于一位大约在90000年前死亡的女性。女孩的母亲是尼安德特人,父亲是丹尼索瓦人。以上发现的意义极其重大,因为这是科学家首次鉴定出父母属于不同群体的远古个体。

该研究由德国莱比锡马普学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女学者维维安·斯隆(Viviane Slon)和古人类DNA研究权威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所率领的团队合作进行。其他参与研究并在论文上署名的科学家,分别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及新西比尔斯克国立大学、德国耶拿马普学会人类历史

科学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

众所周知,帕博团队在数年前对位于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地区的丹尼索瓦洞穴所出人类新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除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测序已可确定外,在考古现场,研究人员共搜集了2000多块性质不明的骨骼碎片,希望从中寻找到人类蛋白质的迹象。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通过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确认第11号骨骼属于生活在50000多年前的人类。在最新的研究中,科学家通过对样本的基因组测序,证实其年代可以置于90000年前,进一步将其DNA的变异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现代非洲人一一加以比较,以便更明确地了解样本的祖先。研究发现,样本中约40%的DNA片段与尼安德特人匹配,其余约40%与丹尼索瓦人匹配。通过对性染色体的测序,确定样本片段来自女性,根据骨骼的厚度,表明这个女孩至少有13岁,研究人员为她取名Den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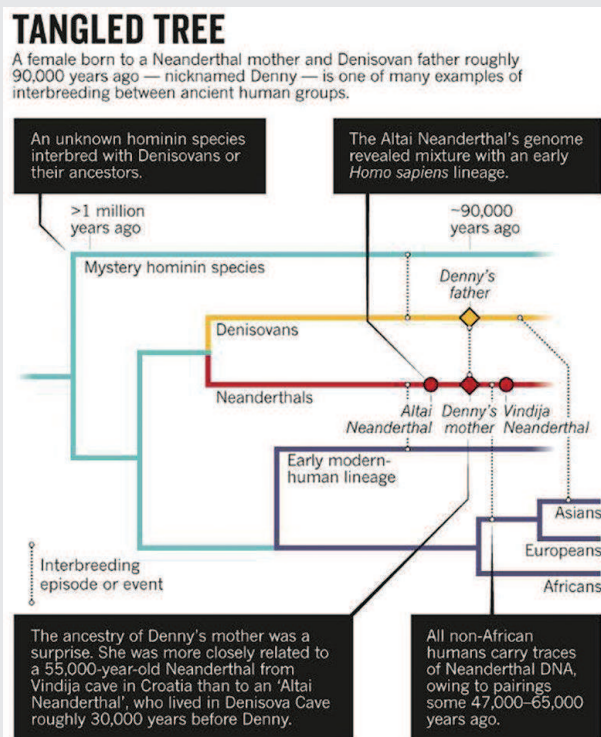
考古发掘已经表明,在丹尼

索瓦洞穴的同一地点,可能同时生活着三种人,即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而现在这项最新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出:女孩Denny体内的尼安德特人成分,并不接近于阿尔泰地区的

尼人,而是与生活在55000年之前、发现于欧洲克罗地亚Vindija洞穴的尼人关系更为密切。由此可以推断,东西欧亚大陆的尼安德特人约在距今120000年之前,就有长距离迁

徙和交流的历史。而非洲之外的亚洲和欧洲现代人,在其体内,都可以找到与尼安德特人之间有过基因交流的痕迹。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斯万特·帕博(1955—)

←远古人类相互间错综关系示意图